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卷二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桃庶子門人永城知縣賀[illegible]岳

淩霄皆被察淩霄於丁卯鄉闈中抗言以折拔士範者本邑

相公忠其揺項遂以酷虐罪則以師門之故欲斷其考選之

路也雖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為虐者則考功郎中程國

祥寔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寵為考試官取

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八人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弘勛錦衣

張道濟通賄鬻權等事指弘勳得參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
爲兵部尚書梁廷棟又得主事趙建極銀一千七百兩以爲
吏部尚書王永光而廷棟隨工書佐之并列道濟諸奸狀有
旨俱革職擬問先是舊樞王洽之逮也雖事爲封疆而　召對之
日宜興寔開其端有督劉策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推折已甚
東省諸公頗不平烏程專以籠絡人爲事人多啖其狐涎于
是江西山東諸公俱以烏程勝宜興也一意以去宜興爲主
時弘勳道濟日夜入長垣之幕黨爲奸利道濟先疏參御史
劉芳革職繼又劾呂純如參洗文廟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

長垣固非獲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而 上之眷注已移鄢陵擬除去之以已繼其席且卸中樞之重担烏程亦擬藉此傾宜興而自居首揆故乘宜興入閣日發之烏程即票 嚴旨以進給事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疏論王永光誨貪崇墨不可以表帥羣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 廷試策士 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曰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尚書梁廷棟緣宜興之出閣也不能忽狀後着與此輩奇火之情甚篤行人司副水佳胤悍然操戈

直攻鄖陵顯為袁張報復水疏入分會稽票擬會稽鄖陵房
師也宜興直從會稽手拄去頗左袒佳亂佳亂再疏則發鄖
陵私人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據有手書盈桱且
有暮夜之迹鄖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 旨閑住
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 旨削去巡撫職銜以四
川副使致仕

四月京師大旱 皇上雩祀步禱百官俱齋宿本衙門而最
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
皆群居其中亦一奇也

五月　上為言者不應遂釋張鳳翔易應昌李長春于獄始閣臣以雲間舊輔為請聖意斷斷不可從而　俯從廷臣之請慨然出之圜扉真可謂　堯仁如天矣

時群小側目姚公希孟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參之猷袁弘勳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興乃票

旨覆試全免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褫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興以護持長垣故至于助水作亂而逐會稽鄞陵

人心愈憤曾稍鄢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興而其力猶足以使人遠嘗試　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衆口　廷元尤為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借兩元為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實受其萬金之餽而于泰亦疏參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倚人以自救而遠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興之至巧而實至拙也嗣繼執御以救攻宜興者不下十餘疏　上縣行留中　聖心已不能無動宜興因其留中也付之不聞不見入直票擬如故則為從來閣臣之變局既而揭請廣閣員　俞旨隨下且

准 廷臣會推似悟 特簡之為非者 聖意蓋可知矣
自虜騎入犯後 上復命內奄提督京営至是卯悉四出
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
餉又 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
協各監軍又 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又 命太監
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來文會場有會試 廷試有 臚傳禮武場則否十月復當
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闖達入 帝聽時主武試者廡于
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破格 上謂諸臣故拂

聖意也兩主考及兩監試俱下獄閣臣揭救及奉　嚴旨重令
會試另點諭德方逢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其中式復取
廷試臚傳禮一切文場董遴　賜武狀元及第選昌平游擊次
年遼擊陣亡
是夏虜騎圍錦州恣掠三日隳大凌雙堡而去高陽於是倡
城右屯大凌以圖進取之議本兵梁廷棟主之　上從部議
命祖大壽率馬部兵四千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版築護
以石砫兵一萬改丘禾嘉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城
大凌禾嘉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反其所建置謂屯凌荒遠不

當稟令撤班軍赴薊時尚存粮萬石高陽欲運粮散軍妻空
城而去禾嘉又不從八月虜騎進圍淩城祖大壽與副総兵
何可綱固守丘禾嘉率監軍張春総兵宋偉吳襄來援禾嘉
怛悸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不可兩不相下高陽至錦趣
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難星將出少待之越八日始
進遇虜兵于長山襄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
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襄營襄衆亂不能
軍遂潰偉力戰至晡亦潰張春陷而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
從北營拔歸顧自效其奇知四王子營于白雲山乞以通奏

語者百人衆火藥入營乘不意縱火勾王子帳而刺之即不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猷敢死戰喜結客戰于錦州四王子免胄掠陣大猷笑出搏之刃幾中馬腰南　歸曰祖二風子四王子噫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猷名樂從之高陽以三人爲大猷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猷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王子營火藥發烟焰蔽帳前四王子跳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既辨色我兵備爲胡語混虜騎而出先一日凌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爲文自祭而死大壽降於清四王子勞來甚至賚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

以養子為質與之盟而還至是我師叔北營大壽養子逸出
清兵乃復毀大凌城引去而中朝喧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
輜重無算皆以開釁等高陽坐以矯旨復城　詔冠帶閑住
削寧錦叙功世蔭張春既陷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自經死既
而春通書求款　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
龍帶都督俸以羈縻之後木嘉與大壽相許大壽杭章扶摘
其貪纖高陽力止之而閣之　中朝遷木嘉南京太僕卿以
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尚書先期艸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為

程裁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体仁遂出疏參
之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　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令喻
義以　日講而用　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
進有　旨喻義閣任此真詞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
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希孟在　講筵為　上所識每講畢歸班　上
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遂有枚卜之　旨宜興
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共推轂姚冢宰閔
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面懇宜興宜興極相引重衆稱

詣冢宰冢宰堅以首揆爲辭衆乃促總憲陳于廷同冢宰[illegible]見宜興宜興令門從兩次延見先冢宰而後總憲冢宰出語人曰首揆終不欲也最後烏程顯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詰講部覆未上豈可預推少詹公乃急喻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幾則虞山之故轍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資淺望重一疏本爲少詹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　旨少詹公力浼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興以是有歉于心歲終置　講筵諸臣不敘而單疏特題少詹公陞正詹以謝過云

時當考選開封府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玫皆萊陽人也宋
玫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玫賄營情狀
列疏上聞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特出悍吏劣考猶輕疏參
瑤乞加重處有　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
賊破河州瑤殉難　卹贈光祿寺丞蔭一子入監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
弟神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
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

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不即援而宜君賊越和尚等復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等處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 御座於固原城樓上賊叩首呼萬歲因宣 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于楊鶴鶴仍其事上官請發萬金賑濟其脇從飢民各給牒回籍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蓋保嶺分犯平固耀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

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官兵奮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馬科等追之盡殲其衆不沾泥手殺賊首渠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王虎金翅鵰降金翅鵰即王子順侄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变蛟逐寧塞賊于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延安賊趙四兒掠韓城郃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于楊鶴曹文詔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千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胤于陽城斬

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目除混天猴張孟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號豹五羅汝才號曹操高嘉計號險道神張大受號滿天星劉國能號飛來虎曹國安號托天王賀一龍號革裡眼李萬慶號射塌天惠登相號過天星張一川號掃地王楊旭號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回張胖子號整齊王伍林號一樣鎗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鷹劉正國號闖塌天其他蝎子塊翻山鷂等名類甚多

鄜州賊混天猴謀襲定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
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詔等擊諸
賊于太平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肩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逮楊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
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竇莊竇莊故張公銓里居
也聚衆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衆乃退復陷隰州蒲縣總督
魏雲中削職聽勘以張宗衡代之以宗純毅巡撫山西
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
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西路漸平

神一魁叔守將吴弘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
獨頭狼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沿叔同卻等處副総兵趙
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
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 旨提問洪
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黑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
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綏巡撫缺時御史吳甡奉 旨賫銀
十萬賑濟陝西飢民兼行招撫部推甡爲正布政陳奇瑜陪
上用奇瑜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
之復安塞不沾泥等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

天猴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敍知縣郭允園河西兵備張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勦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於是諸降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

山西賊沿掠聞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六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化以前屯兵備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狡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即于泉籍着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

奪取王氏庄僕一鷄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鷄者穿箭遊營衆乃大譁遂殺守庄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殉衆遼丁急至吳橋邀前隊陂栜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叅將孔有德右步營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叅將李九成也遼丁三十八人皆歃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衆共殺之遂擁孔有德等以叛盡滅王象乾家王象春等皆易服潜竄抄掠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喬年餽牛酒犒師令無相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數十里于馬

唐店扎營曰為王氏所遁非敢叛也元化令旗鼓游擊耿仲
明傳喻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塲故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
家居焉欲令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
仲明亦叛尚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樸戮之遼人遂開
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呂純如復有疏參論多人通政章光岳送還之至是復上疏
止于自辯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　上遂罰純如疏不
發彥芳者情々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為宜興鮮湖公論拼然
有救之懺悔者故出此疏々亦不為無功後復有疏薦李瑾

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纘劉宗周　上責其朋比併下獄說者謂執御之廢顯然修建元之怨而彦芳則前疏之故也

上黙禮部尚書徐光啟鄭以偉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為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也遂以朱兆日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宜興與元化同舉于鄉最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楊樂著往勦相持不敢進於是轉而為主撫之說而舊歲杖卜一事一推再推未奉　俞旨于是宜興為程各欲撼其同志以為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

欲引進者已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已縣及首推蓋已縣固宜興素所服膺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勵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莫逆此老迂憨勇于任事而不顧利害日夜為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興欲倚之自助且卸前担至是具揭以兩人為請 上乃點用上海徐光啟及上饒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揆識烏程以求必濟乃奉 旨另推者再終于 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首推必蒙 點用遂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某邪某可推戴某可聯絡某可擯棄書中全注毒宜興而不

及烏程又卸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聞傳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為此書既露政府從而尼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饒蓋以恬靜得之則天也 首推為姜逢元

登州既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成治為山東巡撫謝璉為登萊巡撫又會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璉等復申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璉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赴其營俱被拘留于是復主勦烏程特

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柱王洪鄧玘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八角東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祇廟島斷其入海之路既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成治為炮所擊死于是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〻亦卒不就吏調榆林薊昌各邊兵統于以總兵楊禦蕃陸金華朱大典為山東巡撫拒堵于萊州元化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禱于海城小聖廟抗 天朝與投清訊吉卜得投清吉隨得順風出海歸清登人隨毀小聖廟

吏部尚書閔洪學罷長垣既去閔洪學爲吏部尚書亦爲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興而宜興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主撫者以陰傾宜興宜興危甚又洪學雅任惟奉行烏程意旨于宜興不甚焗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能進叅一語斯時採發孤者不在宜興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興之黨皆怨閔冢甚于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賀世壽校識諸君子謂言路若能攻閔冢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興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劉令譽周堪賡先後疏叅閔冢兵部員外華允誠疏尤切允誠疏畧

曰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 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于捱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 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析之術借 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捶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 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闒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奪命于撲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粮以多士請共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 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意識互時議論滋煩遂使詭勦詭撫等于築舍忽

用忽含有似舉碁以與卯啟聖之日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夫、人主所以尊于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滌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字偶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刑罰不中鈇鉞倒置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接薦賢之章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譴奸得志忠黨屈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四出大臣俱不敢諫阻小臣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輩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宜獲戾　皇上以為近臣可任而

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任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　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純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祗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劾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尖書　皇上悉諸臣之欺〻莫

欺于此也　皇上怒諸臣之專〻莫專于此也　皇上疑諸臣之黨〻莫黨于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憂也疏入與令譽等皆奉　嚴旨而續爍尋以他事革職時閫外議欸衆論謂張春失節不死及加副都御史何以服衆崇煥于地下黑雲龍輸誠通欵及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郭鞏陳此心于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閹冢果不安其位連疏請告以去閹冢既去張捷輩意足志滿宜興僕飲烏程狂藥謂死生決不相負于是盡反前言于同志舉動不復恬管矣張捷者與僕少公慮烏程知其謀而修郤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

始末告之且謂華疏出詹事姚公手故爲程恨詹事與總憲
最深北闈冒籍事部覆既上爲程密揭入　大內以挑　聖
怒　至尊初念頗徃忽然中變遂奉　旨姚希孟著降二級
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畢佐周事有　旨畢佐周着降二
級調用陳于廷着革職爲民
詹事公之處也宜興寔如之而不救　旨下之日宜興休沐
不出簡封徐汧庶吉士張溥適在坐宜興見　旨頓足曰惜
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
矣

御史史堃為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
核淮陽素稱膻地前按曹運未及半年賍罰已積十七萬有
奇停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帰餘俱留貯庫継任者為史
堃盡掩取之史堃又署巡鹽事欺匿鹽課二十一萬考核時
嘖有煩言総憲長子陳貞裕委次于謁婪有数千金堃執其
手書相挾総憲懼乃考核稱職回道管事
爾時為総憲者正當臚列史堃奸貪諸狀奏請提問追賍如
高忠憲于崔呈秀故事并首其子干謁說情罪狀而自束身
待罪 聖明必深加矜亮不特可稱埋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

動自足令人心根聳万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為當軸擠去良可嘆也後之為大臣者當于此處着眼

工部右侍郎高弘圖疏畧曰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内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 命儼臨其上不亦異
朝廷而褻 國体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二尚書非二内臣國家大体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己之且總理公署奉 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遜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内外平乎 上以軍興餉事緊急彝憲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 上怒其悻悻無人臣禮

〔三〕

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畧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令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難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閑矣王弘祖以禮數怠緩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去未易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 上怒其切直削

籍為民禮部員外袁繼咸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及鳳翔漢中巡撫練國事檄固原兵備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捕奸細獲賊塘馬殺之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遣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十餘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墜者無算而寧塞之賊

盡矣惟渾天猴等尚踞褒樂綠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溪之捷為從來用兵第一而延西諸賊赫臨菴可天飛屢為官軍所敗獨行狼復入其伍據鐵角城耕牧其中為持久計洪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伏誅自西溪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鄜州兵備郭應響死之關西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甫七日城陷逮問伏法人皆以為冤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奔沁水賊首紫金梁老回〻八金剛闖寶莊張道濬率其族禦之賊多死且闖泰兵至甚懼紫金梁老回〻皆乞撫惟張獻忠塌闖天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官軍乘賊不備輕騎襲其營賊遂南奔犯濟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豹五等破臨縣據之滚地狼等南犯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 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令殺賊自贖賊既盡向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與南兵備王肇生帥兵至沁陵川抱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

殊死鬬互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谷潛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提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兵來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殷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勘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臨縣賊々轉入磐磨山々方六百餘里賊首獨頭虎撲天動據交城文水北窺太原硎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紫金梁亂世王屯虹梯關吾兒峪

遂乘虛從沁州北掠榆次及壽陽距太原止六十里許忽但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構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投誠廷議方主進勦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為請于 朝混天王唯唯而去諸賊遂分為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癸酉六年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叢咸人又云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 上先允於余封還原疏 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 上羲皇上人之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并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周

通國所共知也且引科臣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曾有此言給事米又煥復疏參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宣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　上召廷臣于平臺　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事爭執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疏劾輔臣舉朝皇皇皆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　上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

朝廷誠巧倖也詰責志道者再延儒奏志道非爭論內臣寔責臣等溺職　上曰職業不修沽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即引罪乞罷時爲程同召竟無一言相助宜與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蒞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舊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侑以厚賄贖鍰不能猝辦則挪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蒞事未幾一時不及依償遂爲王坤所糾坤既以發奸爲功　上亦

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參宜興宜興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　俞旨即出烏程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予休告　旨下出其不意宜興殊不能堪乃謀于內　召桐城舊輔以壓之宜興在政府每借力于內以示其威權其語人也輒以喜怒不測歸之　聖意而寔閣中之權盡歸于中涓矣是閣体之壞自宜興始也而其罪之大者在不能沮內奄之出鎮幾與昆山等惟烏程能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殂閣臣復請枚卜　上點用嘉善錢士升
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同旋唐世濟力言于烏程當急
收之無為彼中所用遂由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席宜興既
去又　點用巴縣黄應熊香山何吾騶香山亦以援誠烏程
得之巴縣則宜興所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中
章正宸疏言　爰立命下吾騶人無間言應熊則競以奸邪
目之應熊休致有　旨革職提問正宸方以銓選外授也
王承恩敗安塞賊于西川胡堡賊目裔六斬其魁以降餘衆
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晋豫之間多暴骨矣

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既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應下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乃請鄧玘兵相援賊遂掠真大并陘兵備　　檄守備李定王國璽禦之陷賊伏中賊遂長驅而東大名兵備盧象昇擊却之

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又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北奔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縫四賊至伏起擊之斬其渠滿天星賊大奔巡撫許鼎臣奏道濬功第一五

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倫店賊驚走墜山谷者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鄧玘師川兵三千同石柱土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未幾鳳儀敗沒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

上念中州流賊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將弓矢戰馬監以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河南夾勦

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 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素蟒緞四百疋紅素紵緞二千疋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勦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陽知縣費甲鏓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山

山西賊陷永和復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

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費彥方固原兵備陸夢龍進勦賊于綏德城下死之

賊流入真定者殺掠寧晉南宮甚慘九月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賊遂走五臺山據顯通寺其中新儲皆具阻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氷渡河而南犯閿鄉陷澠池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偪掠汝州淅川內鄉戊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光化庚辰賊假稱進香陷鄖西癸未陷上津鄖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按曹伺皆被逮

按鄖陽不過一聚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為撫治奉 憲 孝二宗敕官撫治管轄

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萬曆初年數餉猶有一萬六千之額王公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遼餉以四千發荆南兩道自募標兵而數止六千矣中軍有官無俸令食缺官俸後以標枯故開餉俱解太倉旗鼓官日廩二錢取之餉粮而餉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粮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户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粮六兩且糊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稱數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請但易鄖鎮之官而不為鄖鎮計長久重事權而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銳卒八十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潰走縱擊斬首二千六百級二賊死遂焚其巢復擊賊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年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畧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冊以隆体統之奏　皇上從之意在釐剔奸弊非欲群臣屈膝也乃〻　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而相率趨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為嘆息也　上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既而聶憲奏辯謂覲官參謁乃尊　朝廷綏戚再疏畧曰尊　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臣入覲投冊吏部典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可以為安事敝聶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絕外臣會典所不載　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烏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溫体仁吳宗達為考試官取

中李青等三百人又　特旨五經顏茂猷准列正榜前一名
顏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拈就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釬具
疏題請奉　旨准與謄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
肅房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烏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允榜出
亦具疏奏請奉　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列李青之前
于是海內咸識　聖天子破格作人盛心以後丁丑揭重熙
癸未馮元颺等皆以五經中式遂循為故事矣
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都下次如皋許
直甲申以吏部殉難者也又次新昌漆園首題其行已也恭

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敬之害先文肅毅然取之呈李時意為程必當見駁當有一番質辯既呈上即批允心竊以為疑比撤棘為程于闈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幾個門生我們今日地位已靠不着門生了况場中即有人罵我嘉善曰場屋中如何罵得為程曰他篇末竟說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為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此

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為會元撫封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以

許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為庚午解元先父肅雅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次拆號則李青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鬨傳一時

是科雖烏程為主考而力行阻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考選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為內外兼用之說而考取知推為館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衆議沸騰以為不可行乃止

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体仁吳宗達也山西提

學僉事袁繼咸 上疏畧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摯今鳴而箝其舌摯而紲其羽 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謂太息也且 皇上所樂聽者謹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責近為 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 上終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 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刼掠玩寇

決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辦監紀〻功罪耳追勒自有將吏在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矣

七月二十六日　上御外華集芳　召對九卿科道　天語詳明下吳有能酬能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尚書李長庚削職為民下文選員外程良籌于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廢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　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　旨尚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擇罪

而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臚列無遺共一百十六人　上以其屈法徇私朋比欺蒙也故有此重譴良疇為吏部甫蒞任即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刊其文遍布都門衆咸聳動謂必刻意關防關節不到如包老也後狼籍異常較無誓文者更甚辛未詞林程正揆其叔也每乞假之夕兩人俱易便衣入青樓家為卜夜之飲衆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賍者趾相錯于路也正揆亦以次年京察長庚既去左都御史張延登亦以請告去奉　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冢宰總憲者未肯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

事特疏薦逆棠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八月二十一日　上特御平臺　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　上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擇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來張捷奏臣昨辭部印正為會推一事尚未諸臣黨同伐異悮盡　朝廷在外會推自然瞻顧局面孰敢犯忌今蒙　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　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楨等大學士溫体仁等共舉

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仍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
訖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
奏本呈 御覽 上問科道官何為不舉吏科都給事中盧
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 皇上
黜用不當者臣等糾參 聖意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訖
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為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
才有品臣所深知 欽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具在
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頌美 上曰他已曾辯過但不可
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科道官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

舉各有本末仰聽 聖明裁奪查張捷所舉呂純如係 欽
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遵 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
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寔見呂純如清執可用今棄之草野寔
為可惜御史張三謨奏 廷推冢臣所關甚重即使事非
欽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
以服人況 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寔
知呂純如是真賢者故從公推舉即在 欽案中亦須分別
倘 皇上用之不効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
更有甚于此者臣亦甘與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 朝

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給事
中孫晋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　皇上鄭重冢臣特
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盧兆龍奏臣任清江
知縣時記得呂純如護送忠藩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
見無才况原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顧國寶蔣
德璟吳南灝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等俱奏呂純如
身在　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呶呶置辯給事中姜應甲叱之
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　皇上前巧辯　上卽
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遍閱乃退明日　旨

下陞南京吏部尚書掛陞為吏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
濟為左都御史
先臣上 先朝實錄未正一疏畧曰臣頃因纂修 熹宗皇
帝實錄從閣中恭請 光宗皇帝實錄副本校對見其間舛
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 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大事
皆祖 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
日實錄進 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臣莊際昌等所纂修而
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
等謂寔錄非寔請 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

今　皇史宬之所藏者是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
燬逆案未定閣臣施鳳来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　先帝
二十年青宫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
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　先帝紀載尚未清明
則今日編纂将何所據倘謂一入　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
之矯　旨且能行于當年　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
謹摘其甚者上請　睿覽一云當　命哲之日　詔誥恩賚
儼然負扆器之重　儲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小滋無端
羑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　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曆

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羽翼 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 廷杖者忘身殉 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為之緞 皇心有主未敢言矣 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 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詩抹撇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 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募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 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寔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謀先

東宮之說詞連二瑞科臣何士晋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魔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揭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攀朝堂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張差往薊道闌入 宮門廷元巡視 皇城按狀風魔 皇祖是其奏讞決乎乞自王之寀突揭構釁徒黨固以為利借他事嘰廷

元未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説世楊寔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遂死 詔獄莫敢議卹即患世楊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 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楊為倡始顯攻之要與邪説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 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訖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剌骨云云臣按

劉光復之得罪也寔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　皇上極
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而言亦未見其有功于　神祖及
先帝而竒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摋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
梃及殿簷近侍俱踣真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嘗事不當根
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
云方　上疾大漸　召李可灼行趍和藥悉出　聖意一時
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世子止不嘗藥之喻群小
附和囂然爲沸汗蟣　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
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

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孜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 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乎人律有明條況誤傷 天子乎乃與頒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 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舉小曰汙蔑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皆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 敕史官逐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

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閣進所修實錄將致一揭于政府欲
題請改正與烏程已縣辯折良久意惡拂然頓無辭以難也
先臣遂于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票嘉善擬票云要與已蹤
是非自明據奏　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
所進實錄該部一并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
上御平臺　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　皇考潛德青宮幾四
十年憂勤惕慮靡有寧晷雖長幼固有定序　皇祖意無偏
向然儲貳為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
浮議說他好事溫体仁奏無嫡立長　皇祖屢旨申明固諸

臣不行靜聽屢疏援責以致　大典久稽寔是諸臣之罪

上曰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功國本又如張差持梃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寀揭稱其強壯不類風癲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王之寀原係宮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以圖自全　上曰張差直到殿簷韓本用張張擒拏可見王之寀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癲不是風癲溫体仁奏王之寀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　上又曰　皇考病亟時李可灼繫進紅丸以致賓天滴時是臣還

是付之不聞不見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奏李可灼本意原祈　皇考速愈因　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轉　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錯了及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溫體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群小附會造爲此說今要與已經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奏　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　上切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　旨奏內　冊立大典
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自難泯張差選係風癲雖無別情然挺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

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申明即
爲定案寔録不必議處該部知道已緣所票也閣臣護奸如
此　上有堯舜下有共驩可奈何自是　聖意屬注先臣欲
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　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罪　上傳停通
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頒經不可時詞林止先文肅習春秋
舉朝相慶謂　聖意之有在也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
秋　日講官舊例　日講官止有六人今始增七人爲例矣
十二日先文肅日講　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

進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日進講盟蔑一傳二十日進講克
段一傳　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達講四日者　天顏甚和御
月白　龍袍亦向所未睹也二十四日進講祭伯傳而寧咺
係歸賵盟宿係闕疑俱不進講隨奉　聖諭寧咺一章正見
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
不世出之　英主也
二十六日　廷遣登萊總兵倪寵儆古授鉞之意滿朝俱角
素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　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岷參論
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甡　陛辭疏皆膾炙人口因同遺書

寄出不逕日久不能追憶姑舉其槩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卷多用青山綠水
等句皆性理中語也　上閱之大駭又　御筆塗出文理紕
謬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交行曲庇尚書李康先閑
住主考庶子丁進降調舉人李懷王佩等停革有差
為程倡論行取推知考選館員于是徐開禧胡守恒張居賴
核林增志王用予梁兆陽郭之祥李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
所蘊等十三人考授編修簡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　命下
又考選徐耀范淑泰房之麒宋學顯韋朝薦葉向標荊可棟

李汝璨商周初等為給事中鄧鉉張肯堂張繼孟劉呈瑞張孫振等為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　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　上改刑部爾說曾疏叅溫王二輔者也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為歸安知縣係烏程父母官有與援因拉龔同營捷徑先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為篾片適禮部尚書黃士俊丁

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于壯已未榜眼探花京師為之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翰成伎錯烏歸王巳篋片總是遺瘟溫一時傳以為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熱赫赫師尹而今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劉王之臣等至太原扶賓巡撫戴君恩誘劉等斬之王之臣即豹五也而苛嵐大盜高嘉計翻陰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投賊者甚衆

河南賊自鄖陽渡漢城掠新楚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

官兵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荊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
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遣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
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為之去歲　廷議
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
烏程力阨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奇瑜受　命檄諸
將會兵于陝州而陝州賊在漢南者為土人所拒乃趨夔州
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　命御史梁炳賑濟山陝山西自去秋八月
至是不雨大飢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于均州賊遂屯勳陽之黃龍灘分三股一趨雒
陽一趨淅川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剿賊加副將張外嘉
為總兵統之行至中途餉不時給遼丁直闖至帳下外嘉撫
馭無術遂遇害遼丁結隊潰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縣陽平關渡河趨鞏昌洪承
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
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漢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

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却之南犯川中而川兵復扼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献忠等坐困于漢中之車箱峽會連雨二旬餘賊飢無所得食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脱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一名納銀五十两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爲具糗粮傳送之既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凉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寳鷄麟游等處始縱横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䌷峪川遂陷兩當既而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初賊之甫叛也猝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紿以門不敢啟須縋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僨撫局以激 上怒于是知縣李嘉彥紳衿孫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剿至岐山賊衆大至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

兵二千副総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総兵張全昌等統兵六千專視賊所向以為援剿是時賊焰熾甚烽火直徹于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堅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盩厔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於盩厔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晝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能出承

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晝夜間道趨渭南遮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賊至游擊李效祖柏永鎮力戰賊却不得入關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勒之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回等先據雒南山中今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大峪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閿鄉靈寶等處　閏八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浹月參將賀人龍勒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又陷涇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盩厔鄠縣遍地皆賊衆

陷二十餘萬陳奇瑜至是始悔其見愚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矣御史傅永淳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勒撫兩坊皆奇瑜之流毒也　十月　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勘時廷論俱罪奇瑜悞國應逮問正法而爲程一力護持僅擬遣戍　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郃陽關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咸寧殺知縣趙濟昌逢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

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顧眞寧知縣王家永遠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即登陴拒守自成乃奔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鄖陽撫治盧象昇勦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七百餘級侵敗之于硤石墮崖及投水死者又千餘人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聞籍閤室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遂分陷隴州汧陽西寧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雒閒

左良玉軍滬池總兵陳永福合鄭把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薦呂純如之
後倚爲程爲與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　溫旨不允疏內
信々狂吠無復顧忌最後奉　旨張捷佐計在途着即出供
職正擬於計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
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柬托宗
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末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
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著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　旨
革職逮問捷大懷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

違宗祥具疏剖辯以提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遲迴大常少
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為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
疏則已封進　御前矣次日　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
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　御筆批劉宗祥著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　皇陵報至傳輟　經筵是日十二
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
上御布袍慰祭　太廟二十六日丁未　廷遣駙馬都尉王昺
慰告　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　詔罪己減膳撤樂隨
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希容

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纓不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纓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廬淮揚素稱糧地又與浙江隣近平運壓于烏程從之至是以　陵寢失事同一鵰被逮一鵰正法振纓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為振纓祈衆大瑞屈膝者再閣体真掃地矣

又楊一鵰者筮仕成都府推官游峩眉山有狂僧踞佛座觀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項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

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汝於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峩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未幾流賊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于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見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更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游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尋韁鎖戀狂痴其四云難將蟒玉拒無常勲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

云須来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即前往僧也容語受記楊之子梢向人吐露楊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數定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　皇陵震動疏畧曰頃者流賊不靖乃敢侵犯　皇陵焚燒　寢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辱臣死之秋也頃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原亦無以施戢定之功天縱聖明如　皇上厲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

故皆以幹蠱之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
上御極于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
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巳之際廢
籍諸臣黨從逮而謀國罔效邊疆失事以致　聖衷懷疑
群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曀
砥柱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嘯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
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斯
猜愈深朝野之間剝削日甚縉紳處靡騁之懷士于嗟來濕
之困商旅咨嗟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

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飢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驅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

皇上雖有卹民患下之德意而

九重邃密何繇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令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忍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々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々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

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又躬省己加膝墜淵總絲恩怨
張羅布網賣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為振綱肅紀者何事
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
流賊一事黏怨已久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悞各
撫務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
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
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
君之祿擔
君之爵者皆當
伏鈇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
孤可以畢事者也在
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衆痛
之招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選事

蠲民間之積逋使豈弟循良得專意于牧民除謀財源之濬無使羽澤之漁盡亦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盈之象曰振民育德益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侵蠹癰不決弛瑟不張　俞咈無閒而但云已有　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立功怨怨悠悠將安底止哉奉　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廟算殊屬愷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擇

三月陞廬象昇兵部右侍郎總督五省軍務　賜尚方劍統關遼兵勦東南賊洪承疇勦西北賊陞山東巡撫朱大典總

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勦速河南巡撫玄默以陳必謙代之役　召大學士何如寵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為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叙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　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

賜饌大璫傳　諭曰稱首輔烏程即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　皇上關門適　召群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璐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　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

瞞張居九人履歷次日 廷推林釬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錢貢來肴越三日 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七月二十六日奉 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即行入閣與首輔溫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尚書 御筆改禮部左侍郎真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十九日 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 旨未刻即下次日即宣 聖諭盡撤各鎮監視內官真有拱已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為不可遂於十三日面 恩入閣辦事

罷各鎮監視太監　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
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潔者又迂
拙無通論己巳之冬京城被攻　宗社震驚比士大夫負國
家也朕不得已用　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
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令經制粗定兵餉
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
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奴巢高起
潛着削去總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　日講　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到

奸只是他還是枚金縧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備知之年終講官應叙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傳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　上乃得　點用先臣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幾也

時　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溺時天下事寔有不可為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埸之餉脩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為宗兵之選乎真小人張孫以何戎隙偽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

一燭焰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　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為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　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為流寇事于二十一日　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平臺面對諸臣各有數陳先臣奏令調官兵勦賊本以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勦賊反以殃民以至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今惟嚴申飭令凡兵丁擾害良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

來兵丁秋毫無犯者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　上曰卿說得是又　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人自為守家自為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為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粧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害何繇得除冤氣何繇得靖臣意請　天語申飭令後凡官兵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草塞責違者叅處兵丁亦不許私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故縱五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辯折時跪奏良久　上曰先生起來講先

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襟帖致意大璫大璫亦以名帖
襟帖致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繇 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
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托王
安之姪中書具轉致同人且盛稱書璫皈依先文肅之意又
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為大璫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
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我不為宰輔耳不為宰輔
于我何損而名帖既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書璫久不
見覆以為大恥遂與爲程比而呼吸相應先文肅頃失

聖眷蓋繇于此

烏程于內廷凡有執事人員即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餽掌印及秉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

帝得乎

先文肅壬戌　廷試大璫王体仁以　御批第一特名帖報喜循例以晚生帖僕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該怎麼寫令姑以原帖奉僕蓋甫進即與內璫抗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如此

時杭州解到龍緞三萬匹內璫索賄不遂駕言不中用令票

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緞雖云不堪　御用然以充賜賚
褒賞似亦無妨況三萬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
還後造以進民不堪命矣　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為杭
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許以不堪者塞責烏程不可票
旨盡擬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勦賊陣亡奉有　卹典其子曹変蛟任副總
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　御筆將奉　卹典
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臣咸不解其故後擬日烏程
入直又覆良久曰得之矣乃　卹典之　旨尚新與謝恩疏

月日不相應蓋变蛟托人在京幹當邀　旨後隨即具疏即
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票　旨詰問其故次日即下先文肅
稱爲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被革元寬出揭盡發爲程
囑托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爲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睿據揭
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睿疏有爲代州者事頗涉
爲程乃得預爲地　上采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
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

上召對于暖閣元佐劉洽陳言率爾殊甚道直輒〻言不能出
口　上黜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泓雲南巡
按題王範　上亦召對必泓條奏兩浙利弊甚悉　上改王
範巡按浙江必泓巡按雲南蓋　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　上以流寇未平震驚　陵寢特頒　聖諭避殿撤樂
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
房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遭兩三入流寇
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
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

皇陵　祖恫民飢罪寔在朕令調遣兵弁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卧重幃念其飲水食粗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　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　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爲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山皆以暫假不入

惟先文肅與淄川司業擬說者謂巴縣之敵先文肅寔為之由是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矣

給事中許譽卿削籍為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革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憮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遂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朋比肆忌尤不可縱户科姚思孝已具疏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

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參德州張鳳與許比隣德
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劳永嘉華金
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啟事矣劳故
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攻之德州三遜户科宋學顯曲致
殷勤求諸君稍徐之俟　旨下而攻之未晚蓋　旨既下則
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劳公之座即申公之座也中係寒家姻
戚時以右布政賫表入都亦期已及蓋直以此相挾而臺省
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　旨登撫着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
不懐恨矣宋之普遂力慫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

銓席待南冢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遂又值
張纘曾之疏以之普語為信然遂具疏參鑒卿與紹芳坐以
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與援等語閣中相顧錯愕嘉
善謂爭官須有蹤跡當令回奏不應爲枉票而悍然搶去票
旨云大干法紀着降級調用大既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
乎次日果改票着削籍為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
道為民極崇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 旨下鑒卿
為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鑒卿後有去國

一疏參烏程烏程辯疏即參先文肅即指前為民極崇之語
謂　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
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為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文
以激　聖怒也　上覽之果怒有　旨吾騶震益不宜徇私
撓亂疏未及吾騶而　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吾騶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吾騶奉　旨
着致仕去先臣奉　旨着冠帶閒住去
下庶吉士鄭鄤于錦衣獄鄤為壬戌庶吉士建言家遠林居
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

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少寬假鄭心忿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烏程者甚衆鄭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寔可大用言路不當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即力譽鄭于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鄭寄鄭書謂當急來吾已致子情于烏程矣鄭復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來鄭反有愠心以先文肅之相為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于烏程謂鄭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藥籠中物當以館職畀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母甥也力毀鄭于烏程烏程信之遂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閑然不平其事鄭亦隨衆持憤

激之論爲程覘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鄭某事具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又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爲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　上方欲以孝弟風勵天下　覽疏震怒下鄭于錦衣獄杖母者鄭爲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乩仙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即令此婢行杖行杖之次鄭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構此局遍愬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順天府尹劉宗周行取到京有　旨林釬着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痢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趨永寧轉陷滎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從分為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潁亳潁州知州尹夢鰲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　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栢三

萬餘枝殺守　陵内奄六十餘人縱放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寧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抄蜀以死賊首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因服匿獄中賊縱因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注嬰兒于槊觀其宛轉號呼以為樂焚公私邸舍二萬三千餘間光燭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孑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

抗以陷之賊入死者千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於廬江廬江歛金求免賊偽許之乘不意夜襲城城陷徙陷無為州

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太諸縣諸縣山民皆習獵以毒注矢中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備程周祐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蘄黃民擒獲賊首偽天王身長八尺日啖人心數十雙目與
疑兩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
所向無敵今乃為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為叛兵殺於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淫掠尤
甚戕騎營卒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
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賀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羌曹文詔進剿夜至玉峪賊伏險以待文
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賀人龍入於午谷斷
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

河趙鄜縣丞嗐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方出恣掠賀人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敗之賊盡入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採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至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為賊所畏報至官軍為之奪氣　陝西巡撫李喬革職議罪甘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登城八月陷咸陽先是賊翻山鷂降于丞嗐賊首高迎祥即闖王也乾州丞嗐令翻山鷂說

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盩厔分道渡河十月張獻忠老回回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潰逆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祥統十三萬亦自潼關出犯闕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邀擊賊遂屯于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嵩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郟丙辰群賊大合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兵襲擊張獻忠于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獻忠奔光固陷霍丘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

赴壽州獻忠遂陷巢縣含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破光州官吏士民屠戮無
遺參將羅于莘擊敗漢南賊追至于午谷又敗之賊奔饒風
關

補錄毛馬魏傳四公疏畧周延儒未枚卜之前 上徧召對
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語秘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言
其事略曰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設臺省
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
聖上每事法 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

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胆乃舍葑菲之遺徇結魚水之契　皇上將毋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謨猷論亦宜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世曉然知　聖眷之尚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　皇上于延儒　召見不以朝參而于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為前席豈通明之傳令何為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

年表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陸澄源疏參羽徒為崇煥黨法應
同坐有　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塗為御史
御史馬鳴世疏劾之略曰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
遣　旨擲衆薦用高捷史塗兩邪臣夫捷塗為霍維華遺黨
一脈相傳　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而護
持逆案諸臣是未剪之巢也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
竊恐鷹眼猶存鴟音復振其為芝蘭嘉禾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妄揭劾巡按胡良機有　旨究明奏
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略曰代巡之任簿書刑名碎如蟻

聚使良機衆有詿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枉候之　聖鑒令
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
機倘堅如矢之概寧知其不以危改節為一百鍊剛勝化為
繞指與竈窯宅轉為徑竇不亦羞　朝廷壞士節令後來御
悪而往者靡所展其手献乎入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且復
戾中貴莫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
異日　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　給
事中傅朝佑疏畧曰　皇上懲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
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　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且及閣

臣縱令閹臣有過　朝廷耳目之司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　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臣又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票擬王坤之疏罰不直言揭奏正義責坤為　皇上遵　祖制為　朝廷持大權而顧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為閣臣惜而深為　國體惜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